

同展红旗如画



目 录

生 命 线·····	(1)
风展红旗如画·····	(13)
红日照新港·····	(26)
大寨新风·····	(32)
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奋勇前进·····	(40)
“龙须沟”旁一条街·····	(48)
盐都在前进·····	(54)
都江古堰喜迎春·····	(60)
红日高照涧漕村·····	(69)

生 命 线

生命，是可贵的；但是，对革命人民来说，更可贵的，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！

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是全党、全军、全国亿万劳动人民的生命线！

有了它，就有了革命人民的一切；有了它，我们就能战胜一切，创造一切！

亲爱的同志们，请看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普通而又动人的事情吧！

这是祖国的后代

塞外隆冬，北风吼叫，滴水成冰。

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晚，一辆救护车向张家口南站飞奔而来。

车刚停，一对青年农民夫妇，抱着孩子，跑进客运室，掏出介绍信，焦急地对服务员说：“同志，我孩子快没气了，要到北京抢救，请你们帮个忙吧！”

孩子的父亲叫张沛浓，是离张家口一百多里外的怀安城公社的下中农。一颗玉米粒，卡在他的刚满十四个月的男孩张学斌的气管里，病情危急，送张家口医院，由于缺乏一件精密的医

疗器具，手术无效；现在，经医院介绍，转送北京工农兵医院。

客运值班班长刘玉荣，俯下身，关切地看了看孩子：孩子上气不接下气，憋得眼发直，嘴发抖，面部的毛细孔都渗出了血点。

此时此刻，共产党员刘玉荣恨不得马上用嘴把玉米粒从孩子的气管里吸出来！

她看看墙上的挂钟。开往北京的一四二次客车，还需较长时间才能到站。

等？不行！不等？又没有车，怎么办？

这时，毛主席的“为什么人的问题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，原则的问题”的伟大教导，响彻在她的耳边。

这时，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又展现在她的眼前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，就在这个地方接车的时候，共产党员、她的前任班长张立同志，迎着飞奔而来的火车，从路轨上抢救两个小孩——孩子得救了，张立同志壮烈牺牲了！

想到这里，刘玉荣一转身，顶着呜呜的北风，向车站运转室跑去……

人心向着北京。

北京，灯火通明的北京铁路分局调度所。在这个铁路运输的神经中枢，电话播音器中响着各种呼唤应答的声音，列车运行图上闪着五颜六色的符号。值班调度员正聚精会神地指挥着南来北往的火车。

突然，调度台的电话扩音机里，响起急促的呼唤声：“调度！调度！我是张家口站刘玉荣！我们这里有一个贫下中农的小孩，急需到北京抢救……”

接完电话，调度所党支部书记韩克稳、值班负责人胡献瑞，立即请示领导，同时召开支委紧急会议。他们来到调度台前，俯身在一张划着密密麻麻符号的运行图上，思索着、研究着。

当时，只有零九六次货车停在张家口南站，但离开车点还有一段时间，要发只能发这趟车，这样，原定的列车运行图就得调整。

“同志们！”老韩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们应该急贫下中农之所急。凡是有条件解决的困难，就应该尽力解决。现在只要我们正确指挥，周密安排，就既能保证完成国家运输计划，又能抢救贫下中农的小孩！”

接着，调度员在列车运行图上，划出了零九六次列车从张家口到北京的一条直线。顿时，一个坚定有力的声音，在沿线各站的播音机里响起来：

“沿线注意，为抢救贫下中农的小孩，零九六次货车，按重点列车掌握，立即发车！”

“快走！快走！”刘玉荣扶着张沛浓夫妇，奔向站台。

张沛浓紧紧握着刘玉荣的手，边走边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铁路为我们提前开车，这真是……”

刘玉荣连声回答：“不要谢我们，要感谢毛主席！”说着，她忽然想起：他们从家乡急急忙忙出来，现在要转到北京治疗，带的钱恐怕不宽裕。于是，她一把掏出衣兜里的钱，塞在张沛浓的手里：“带上用！”

他们正要跨上守车，忽然，后面有人边跑边喊：“班长！班长！”这突如其来的喊声，使刘玉荣一怔：“难道列车不开了吗？”

这念头刚闪过，服务员小孙、小李，气喘吁吁地跑到跟前，她俩掏出身上的钱，塞到张沛浓手里，说：“快带上！”

他们的手，握在一起；心，贴在一起。它，表达了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里，亿万劳动人民是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。一根红线贯穿，颗颗红心相连，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同呼吸，共命运……

抱着孩子的母亲，望着这情景，为阶级的深情，工农的友谊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只有那满眶热泪，点点滴滴，落在孩子的身上。

二十一点十七分，零九六次“特别货车”，载着贫下中农的殷切希望，载着工人阶级的深情厚意，向着伟大的首都急速开动了！

飞驰的“特别货车”

“特别货车”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奔驰。

运转车长迎着呼啸的寒风，坐在守车的瞭望窗前。他手举

信号灯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，紧张而镇定地观察着各种信号，监视着列车的运行。

“坐稳！”当守车震动起来的时候，车长转身跨前一步，扶着孩子的父母重新坐好。

寒风以强大的冲力扑打着守车。“孩子冷吗？”说着，车长就往火炉里添煤，捅捅炉子，让炉火烧得更旺。又脱下自己的大衣，拿出乘务员吃的饭，送给孩子的父母。

随着列车的奔驰，车长的心情也越来越焦急：党组织、贫下中农把这个孩子交给了我，这担子不轻啊！想到这里，他放心地走到孩子身边，揭开裹着的棉被瞧了瞧，只见孩子呼吸急促，脸色发白，不由得吸了一口气。他又焦虑，又镇静，亲切地安慰着孩子的父母：“你们放心吧，到北京就好啦！发现孩子有什么变化，随时告诉我。”

孩子的父母点了点头，然后感激地问道：“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车长回过头，笑笑说：“我姓铁，是毛主席的铁路工人。”

列车驶进沙城车站，早就等候在这里的工人们，立即投入了检修的战斗。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，个个头上冒着热气，眉须蒙上白霜。有的添煤、加水、给油；有的弓着腰，手拿检点锤，一路小跑，用锤敲，用手摸，用耳听，认真熟练地检查着车辆的每一个走行部位，快速优质地完成了任务。

列车鸣着长笛，从京包线转到丰沙线。

丰沙线，蜿蜒在丛山峻岭之中。这一带，弯道多，桥梁多，单线行车，车流密度大，沿途需要通过几十个山洞，行车十分困难。

技术熟练、身材魁梧的司机曲春和，高提手把，大开气门，锐利的两眼，紧紧搜索着前方，和副司机、司炉一路不断地呼唤应答：

“山洞注意！”“好了，好了！”

“信号注意！”“好了，好了！”

全速前进的列车，象一条喷云吐雾的长龙，出这个洞，进那个洞，沿线开放绿灯，山峦闪闪而过。

老曲，这个开车二十多年的老工人，在日伪统治时期，曾在东北当过擦车工，遭受过深重苦难；而今天，为了抢救贫下中农的孩子，他开着一趟“特别货车”。想到这里，他怎能不浑身充满力量呢！他紧握车把，下定决心：一定要使这趟车，安全、准确、高速地开到北京！

亲人在等你

深夜。一辆解放军的小汽车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，穿过峡谷，越过原野，朝北京郊区的三家店车站奔来。共产党员、战士宋傻臣，紧握方向盘，不时地侧过身去，眺望远方那道忽隐忽现的白光：“啊！火车快到了！快，我要抢在它的前面！”

小汽车刚在车站月台上停下来，零九六次列车也驶了进来。从张家口到三家店，只用了三小时四十分，比平常五个多小时缩短了一点四十七分。

在北京铁路分局调度所的精心指挥，周密安排，以及沿线广大铁路工人的团结战斗下，为零九六次让车的十一趟火车，全部正点到达目的站。

“特别货车”刚刚停稳，广播喇叭里响起了宏亮的声音：“小孩家属注意，亲人解放军的小汽车，在车站右侧等你！”等待在这里的铁路工人，从张沛浓爱人手里，接过小孩，连忙把他们送上汽车。

原来，零九六次列车从张家口一发车，北京铁路分局调度所的同志们，就在研究在哪个货车站下车，才能最快地把小孩转送到医院。他们比较了几个方案，认为只有在三家店停车，然后用小汽车直送医院最快最可靠。于是，他们立即通知三家店车站，就近联系汽车。车站值班员立即向解放军驻军某部求援，部队首长当即决定：派最好的司机去支援。宋俊臣白天开了一天车，刚刚睡下就接到命令，他立刻披上衣服，跃上汽车，快速奔向三家店车站。

张沛浓夫妇拍拍孩子说：“孩子，为了你，有多少亲人在忙呀！”接着，又关切地问：“解放军同志，可叫你受累了！”

“不，”小宋回答说：“这是我应当做的！”就在这同一个时刻里，北京工农兵医院有关科室在院党委的领导下，一齐动员起来：六十四岁的耳鼻喉科专家徐荫祥，边走边扣衣服，从家里赶到医院；医院的其它有关科室的医务人员也纷纷赶来了。

在动员会上，党委副书记陈宣德激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这是

一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！铁路工人从那么远的地方，把贫下中农小孩送来，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把小孩抢救过来！”

这时，党委会秘书走来告诉大家说：“车站调度所来电话，解放军同志把小孩送来了！”

“送来了？”大家议论说：“如果小孩经过长途颠簸，来到医院停止了呼吸，怎么办？”

“那我们立即进行人工呼吸，甚至开胸，用手抚摩心脏，辅助呼吸，同时进行紧急取出异物的抢救！”

有关科室都在紧张地准备着，等待着。

老专家徐荫祥，坐在二楼手术室的窗口，心里很不平静。他想起自己曾留学美国，经历了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社会制度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，在黑暗的旧社会，有多少人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啊！今天，只有今天，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小孩，才能受到党和人民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！

文化大革命以来，他在农村巡回医疗中，受到的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动人情景又展现在眼前。他想：我吃的穿的都是工人农民劳动出来的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呢？

“徐医生，快去吃晚餐吧！”

“我不能离开岗位！”徐医生从沉思中转过头来说：“万一小孩来了怎么办？”

人们几次催促他，他都一动不动。

从张家口到三家店，只用了三小时四十分。

凌晨两点十分，汽车驶进了医院。

党委副书记陈宣德在手术室里指挥，医务人员围住手术台，进行紧张而又细致的检查，发现小孩喉头红肿，身上发烧，玉米粒掉到了右侧支气管。

经过一系列的有效治疗之后，手术开始了。

徐荫祥拿起了小儿气管镜，他以白求恩同志完全、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以熟练的技巧，把气管镜插进了小孩的气管。

小孩哇哇地哭起来，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孩子的父母，一阵揪心，焦急地踱来踱去，又担心，又充满希望。

手术室里，一片肃静。徐医生弯着腰，透过气管镜那颗火柴头大的灯泡所发出的微光，看到玉米粒随着呼吸在气管里移动。他屏住呼吸，精心地观察异物的位置，用右手拿着细细的异物钳子，穿过筷子粗细的气管镜，去夹玉米粒，玉米滑动了，没有夹住。徐医生心想：“要沉住气！”接着，又张开钳子，把玉米粒夹住了，提到气管镜尖端口上，与气管镜一道，慢慢地、稳稳地往外挪动。

玉米粒终于取出来了，在工、农、兵、革命知识分子的协作下，孩子终于得救了。

孩子的父母接过孩子，高兴、感激的热泪夺眶而出，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，毛主席给了我孩子第二次生命！”

让故事继续讲下去

小学斌要出院了。医务人员纷纷向张沛浓夫妇告别。徐医生陪送他们走出医院，来到了电车站。张沛浓劝他回去，可徐

医生跟着就上了电车，给他们找好了座位，一直送到永定门火车站。

张沛浓夫妇紧紧握住徐医生的手，连声说：“谢谢您啦！谢谢您啦！”

旁边的旅客望着徐医生的背影，关切地问张沛浓夫妇：“他是你们的啥亲戚？”

“不，”张沛浓夫妇摇了摇头，指着怀里的小孩说道：“他是抢救我们孩子的专家。”

“孩子怎么啦？”

于是，张沛浓夫妇激动地讲述起抢救小孩的经过。

听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旅客们都聚拢过来。听着听着，人群沸腾起来了，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：“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万岁！”

一位饱受旧社会苦难的老工人说：“咱这个社会多好啊！在旧社会，别说一个小孩，就是千千万万个小孩也早完啦！”他接着讲起了自己在旧社会，因为没钱看病，三天死了两个孩子的悲惨遭遇。这时，他紧握拳头，使劲一劈：“同志们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使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大，工农业生产越来越发展，人民生活越过越幸福，铁打的无产阶级江山越来越牢固。可是，刘少奇一类骗子，躲在阴沟里，吹阴风，点鬼火，妄图改变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，阴谋复辟资本主义，让我们重受二遍苦，这真是白日做梦，办不到！”……

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张沛浓夫妇抱着小孩回到家里，高兴地出现在望眼欲穿的小孩的爷爷、奶奶跟前。

奶奶一手抱过小孩，左瞧瞧，右瞧瞧，好一会，热泪刷的一下掉了下来，欢喜地说：“小孙孙，小孙孙，九天九夜啦，我日夜想着：走的时候是三口，回来一定只有两口，想不到今天，你们三口都回来了！”

左右邻居跑来了，公社、大队干部跑来了，在张家院子里围起了一层层人群。

夜，皎洁的月光倾泻在塞外高原。在贴着红窗花的张家瓦房里，全家人在毛主席像前，围着灯光，开家庭会议。

为了让孩子永远记住，他的第二次生命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的；是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救活的；为了使他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全家决定给小学斌改个名字。

改什么呢？左改一个，右改一个，都不能全部表达出一家人的心意。

最后，在大队革委会担任委员的叔叔说：

“叫‘京生’吧！孩子是在北京再生的，是在毛主席身边得救的。将来孩子长大了，人家问：‘京生，你是在北京生的吗？’他会说：‘我不是在北京生的，是在北京再生的。’到那时，让他把这件事情再继续讲下去！”

“好哇！好哇！”全家异口同声地说。

京生的故事，迅速传遍了塞外的山村。中共怀安县委将材

料印发全县，当成阶级教育、路线教育的教材，号召全县人民学习工人阶级、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新道德，新风尚，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，让大寨之花在塞外开放。人们透过这个故事，更加深刻地感到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是亿万革命人民的幸福线、生命线。

(原載一九七二年三月七日《人民日報》)

风展红旗如画

从韶山到井冈山，蜿蜒着一条新建的公路。这条公路全长四百八十多公里，经过湖南省湘潭、株洲、醴陵和江西省萍乡、莲花、永新、宁冈七个市县，使层峦叠嶂的罗霄山脉变成通途。它是当年革命前辈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井冈山进军走过的路。今天，从沿途四百多万革命人民的思想到千里锦绣山河的大地外貌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

曾经在这里洒过血、淌过汗的老同志，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故地的新貌吧？远在山南海北的青年朋友，你们一定非常渴望来这里寻觅历史的足迹，体味创业的艰辛，吸取革命的营养，增添前进的力量吧？那么，让我们一起坐上汽车，沿着这条红色公路奔驰吧！

韶山朝霞

巍峨的韶峰捧出朵朵朝霞，韶山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。在田垄里，山冲里，水利工地上，韶山人正手舞银锄，开挖梯田，修筑水渠，热气腾腾地迎来了七十年代的又一个春天。

修筑韶河的工程正在动工。社员们在举起锄头铁锤之前，都要把韶河看一眼，今天的模样明天就看不见了。弯曲的韶河将要伸直，狭窄的河床将要变宽，河边的小路转眼将变成机耕

路，两岸的水田将要出现新面貌……

韶山大队党支部书记毛迪秋同志和我们一块沿着韶河向前走。他兴奋地谈起一九六八年春天曾去大寨参观学习；去年春天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又来到了韶山，向韶山人介绍了大寨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、夺取农业大丰收的经验……。讲到这里，工地传来隆隆的放炮声，毛迪秋要我们等一下，他自己检查石方去了。

毛迪秋同志以陈永贵同志为榜样，带头刻苦学习，不管生产多忙，都坚持读书。他反复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等著作，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。他还经常到政治夜校给干部、社员讲课，讲党的基本路线和“自力更生”、“艰苦奋斗”的方针。他在山岩上写下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”这条金光闪闪的标语，指引社员开荒造田。以后，随着耕种面积的扩大，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，肥料需要大量增加。在新的矛盾面前，有的社员认为，区里已经办起了化肥厂，肥料不够可以向区里要。毛迪秋想起陈永贵同志说过：“靠俺的力气举不起千斤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就智慧无穷。”学大寨，就要学习大寨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，怎么能因为家大业大就丢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，轻易向国家伸手呢？在他的建议下，支委会响亮地提出：韶山党支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创建的，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，走大寨的革命道路，自己动手积肥料，决不当“伸手派”。接着，他向党员和社员群众讲述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的教导。他自己全家四口一齐奔上积肥战场，别人用土筐挑

肥，他用罗筐挑，扁担压断了，换条新的继续干。韶山大队的贫下中农，凭着一双铁手，积足了肥料，打响了备耕的第一炮……

去年春天，韶山大队的谷种刚吐出新芽，突然遭到春寒的袭击。毛迪秋把棉衣一甩，卷起裤腿就率领贫下中农同春寒搏斗。他们用草盖、用塑料薄膜遮……战胜了春寒。正当水稻扬花的时候，又发生了虫灾，眼看一根根稻茎枯萎下去，毛迪秋又拿着喷雾器日夜战斗在稻田里，手打起了泡，眼睛被农药熏得睁不开，仍然坚持战斗。在党支部的带领下，几百个贫下中农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，战胜了春寒、虫灾，使粮食亩产跨过了《纲要》，达到一千三百多斤。

在韶山大队党支部的带领下，一九七一年韶山全区粮食亩产超过了千斤。全区机耕面积不断扩大，现在拥有五十多台大型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。工业发展也很快，现在已办起了机械厂、农具厂、化肥厂、拖拉机站、煤矿、棉纺厂……

毛迪秋从工地上满头大汗地跑了上来，这个韶山党支部第一书记毛福轩烈士的儿子，今天又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，带领着韶山支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中起先锋作用。我们赞叹道：“韶山的工作象朝霞一样，一派蓬勃景象。”

毛迪秋望望朝阳说：“打个比方吧，我们的工作还在早晨哩。”毛迪秋同志很爱说这句话，他从来都是把每一个胜利当成起点。当韶山水库和青年水库刚刚建成的时候，他是这么说的；当韶山灌区第一次把二百里外的涟水引到这里的时候，他